

一条河,要走多远,才能抵达一个遥远的村庄?会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长吗?或者像一株树,历经成百上千年,依然向着它未能抵达的天空茂密地生长。或许,它从大地的深处,从某个神秘的山谷里流溢而出,穿越无数个村庄,途经无数的森林,才成了某一个村庄里的某一条河流。又或许,一条河与一个村庄,是上天注定的爱人,它们未曾相见,却早已相恋,于是用尽了平生的力气,去完成这一场浪漫的相遇。

沙河,就是这样爱上我们村庄的吧?没有人知道沙河来自何处,又流向哪里。村庄里最年长的人,也只能模糊地说出沙河所流经的村庄——除了我们的孟庄,还有邻近的张庄、李庄,或者王庄。这些村庄的名字,如此平淡、朴质,如果我可以飞到天空中,俯视这一片被沙河穿行过的大地,一定会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,有着几乎千篇一律的容貌。它们被一块一块整齐划一的农田安静地包裹着,像是一只只蹲踞在地上悠闲吃草的黄牛,那一栋栋紧靠在一起房子里,有炊烟袅袅地升起,是这些有着浓郁烟火气息的炊烟,让大地上面目模糊的村庄,变得灵动起来——不仅有了生机,还有了温度和一抹让人眷恋的柔情。而那条从未知的远方浩荡而至的河流,或许在每一个村庄,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,人们将它流经的那一段,当成自己村庄的一部分,至于这一条河流在另外的一些村庄,或者在旷野和荒原上,有怎样的故事,又历经怎样的曲折,都无关紧要。在时间的汪洋中,它们最终化为人们口中的传奇。

一条河与一个村庄

□安宁



就像环绕着我们村庄的沙河,只是因为河底的沙子太多,冬天断流后,会裸露出全是黄沙的河床,便被扛着锄头经过的某个老人,很自然地称为沙河。生老病死,悲欢离合,日日在沙河的两岸上演。不过是隔着一条不太宽阔的沙河,从沙河对岸的村庄里嫁过来的女人们,站在自家的平房上,甚至能够看到娘家屋檐上停落的两只鸽子,或是一排飘摇的茅草。黄昏,暮色四合,还能听到女人沿街呼唤孩子回家吃饭,那孩子或许就是本家的侄子,出嫁的时候还曾给她抱过鸡的;她还记得他怀里的公鸡很是不安,又受了惊吓,着急中拉下一泡热气腾腾的鸡屎。对于女人,沙河像银河一样,将她与做女儿时的幸福时光切割开来。因为平日忙碌自家的琐碎与生计,除非逢年过节,村里的女人们很少会跨过河去,到娘家空手走上一圈。回娘家,那意味着需要郑重其事地提一包不显寒酸的礼物,准备一箩筐漂亮话,否则会以后的交往带来揪扯不清的烦恼。那些烦恼像盖了多年的棉被,里子上起了毛球,在冬天的夜里,摩擦着粗糙的肌肤,让人辗转反侧,无法入眠。

到了夏天,沙河里的水,每天都在哗啦啦地流淌。如果闭上眼睛,会以为那是风吹过树林发出的响声。正午,河的两岸静悄悄的,一个人也没有。就连知了也暂时停止了鸣叫,躲到树叶里小憩。对岸有一只老狗,蹲踞在高处的土坡上,不声不响地俯视着河水缓慢向前。河的中央,有一两片被虫子啃噬得千疮百孔的梧桐树叶,正打着旋,时而亲密地缠绕在一起,时而被冲刷到两岸,最后被从生的杂草拦住,无法浮动。鱼儿在清澈的河底欢畅地游来游去,它们从不会像落叶一样飘向远方,它们贪恋这一方水土,好像这里是它们永久的家园。

黄昏,所有的晚霞都落进了河里,河水便红得似火,好像正在燃烧着的天空。整条河都动荡起来,似乎有什么隐秘的故事即将发生。一只鹰隼,尖叫着划过被晚霞铺满的天空。一列大雁,排着长队浩荡地穿过村庄。一切气息,都在黄昏中下落,沉淀。大地即将被无边的黑色幕布悄无声息地罩住。

静寂中,沙河的水声从地表的深处,向半空中浮动。那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直至最后,风吹过来,整个村庄里,只听得见一条河流自遥远的天地间喷涌而出,而后沿着广袤的田野不息地流淌,向前,并掩盖了尘世间所有的悲歌。

河流的两岸,女人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,一声一声,又响起来了。

大家V微语

阅读

□陈彦

●书是一种越读越盘根错节的东西。

●读了莱辛的《汉堡剧评》,就能勾扯来几十位重要剧作家的作品,要看莱辛是怎么认知这些名作的。

●有些今天已然成为经典,但在当时却受到了他猛烈的“炮击”,你到今天也不能说他认知有偏差。他就那样兀立在那里,让你什么时候都觉得他是一座大山。凡他评价过的作品,你都想找来再读一读,书自会越读越多。

●再比如,读了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,你就不由得要把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再翻出来读第三遍第四遍,因为他们无论表面还是内在,都有那么多的相似和深刻的精神、意象关联,有时你甚至觉得后者就是前者的超级浓缩版、也可以叫“升级版”,但绝不是抄袭版,它是再创造。

文史杂谈

梅子黄时雨

□刘相美

庚子年闰四月,总觉得还有时间可以虚度。过了立夏,太阳变得热辣起来,人在日影里走,也感觉到日子在变长。

立夏前后是江南的梅子季。北宋词人贺铸被冠以雅号“贺梅子”,即因他做了那阙著名的《青玉案》。这阙词的最末句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为贺铸千古留名,连黄庭坚也说“解作江南断肠句,只今唯有贺方回”。烟草、柳絮、梅雨,三种意象轻盈而缥缈,让相思怀人的情绪有了层次,变得悠长。

据说贺铸长相不佳,长身耸目,面色铁青,而他的词却写得婉约丽质,亦可知形貌不足以拿来品评一个人。历来相思都是苦的,却也可以分别,可以愁苦,亦可以清苦。愁苦浓郁,让人压抑,很难感染人。而清苦分明,可以生出清喜,就像贺铸的闲愁,是一个人的柔情万种,有梅子的味道。

青梅长成,江南的梅雨亦开始朝朝暮暮不停。北方没有梅雨,暮色里喜欢到西郊看远方山峦。不需要看得真切,却总能看到想看到的美好,就像李白《长干行》里的句子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干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读着读着青梅竹马的爱意就落在了心里,抹不去了。

梅原产于中国,有果梅和花梅两大类。汉以前,人们重果梅而轻花梅。魏晋以来,“梅始以花闻天下”。梅子未熟时色青,称青梅;熟透了便透出金黄,称黄梅。《释名》的解释:“青,生也。象物之生时色也。”青梅竹马的爱意也只是儿时的心意,情之初起恰如青梅,不过颜色好看,却不能当它是情爱。

采青梅用盐水浸泡,白天拿到太阳底下晒,晚上再用盐水浸泡,十天左右,梅子上就会出现一层白霜,成为“白梅”。白梅味咸,《本草经》载能“去死肌,青黑痣”。《内经》里说咸能软坚,用白梅和药点痣,能小以大用,先人的智慧让我感慨,生活总能幻化出哲思。

而将青梅装进竹篮,放在灶上熏黑,就制成了“乌梅”。盛夏恹恹不欲饮食时,可以拿乌梅配以山楂、陈皮、甘草、冰糖煮一锅乌梅汤,快好时撒入一把桂花,生津又开胃,味道是难得的好。

青梅季很短,稍稍耽误,青梅就长成了黄梅。人生同样太仓促,美好

的东西不只要记住,还要尽早留住。比如爱情。

古代女子适婚年龄也称“摽梅之年”,摽梅,出自《诗经》:“摽有梅,其实七兮!求我庶士,迨其吉兮!”“梅”与“媒”谐音,古人将梅视为媒合之果,有“抛梅求爱”的习俗,闻一多《诗经新义》中写道:“疑初民习俗,于夏日果熟时,有报年之祭,大会族人于果园之中,恣为欢乐。于时士女分曹而坐,女竟以新果投其所悦之士,中焉者或解佩玉以相报,即相与为夫妇焉。”

青梅和爱情,都该留在最好的时光里,李清照词里那个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少女,是否也一样的心意?

青梅佐酒,是青梅最风雅的吃法。宋代文人清流,尚风雅。晏殊的词《诉衷情》里有:“青梅煮酒斗时新。天气欲残春。东城南陌花下,逢著意中人。”到了南宋,范成大田园诗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的“新开醪酒荐青梅”“借我茅亭暖一杯”,句子质朴,豪放却并不妨碍生活的风雅。

青梅长在江浙,云南、福建、四川亦有。喝过江南的青梅酒,清纯软糯,留白很长。而云南的青梅酒要烈一些,到了嘴里就要咽下,没时间去回味。

酿制青梅酒是一件温暖又诗意的事情。青梅先要挑选,然后拿盐水泡,盐水能去掉青梅的涩。两个小时,再用清水洗净。日子过得久了会觉得枯燥,时不时需要做一两件庄重的事情来加重生活的仪式感。

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有一部电影《海街日记》,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,而吸引我的却是里面简单日常的生活。电影里亦有酿制青梅酒的情节,四姐妹一起摘青梅酿酒,大家为一件事情忙碌,光阴流转,月光满地,岁月像流水一样变得温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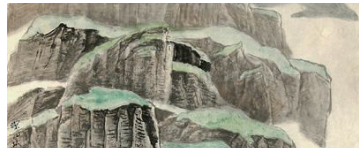
我总是不断回忆那天做青梅酒的画面:一个人把洗净的青梅划出十字痕,然后一颗一颗装进瓶里,随口说着风马牛不相及的话。我们都期许这样的生活,亦期许一个可以一起酿青梅酒的人。有时候,一个人的风雅多半是孤芳自赏,两个人的日子才终究是岁月静好。

青梅泡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陈酿,时间越久味道越好。人们想要的生活大抵也是一样的,而每个人却过成了每个人的样子。走得远了,才发现回来多么不容易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亲是座伟岸的山

□韶华



父亲少言寡语,就像一座大山,默默地挺立在儿女的身后。就是靠着这座大山的呵护,我由一个顽皮的农村小孩,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守边的大校军官。

说起父亲,小时候印象不算深刻,因他一直在海南工作,而我和哥哥姐姐的幼年时代是在村里与母亲过的。父亲一年也只有休假时,才回老家与我们生活个把月时间。所以,每次父亲回家探亲,我们姐弟三个,都很珍惜与父亲的短暂相聚。

父亲自幼好学,乐于读书,但他也是个严厉的人,平时话语少,呵斥起来很吓人。因此,父亲休假回家,跟他在一起时,我都怯生生的,不敢与他太亲近。有一次,我的算术题做错了,父亲不但没有生气,反而耐心帮我分析做错的原因,从父亲认真的眼神里,我第一次领略到了父亲的慈爱,朦胧中,我感受到父亲就是这个家的靠山,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

父亲的一生,老实做人,认真做事。父亲大学学的是食品加工,主业制糖,当可以调回老家时本以为可以干自己的专业,没想到却分到了凉果厂,还去了最艰苦的蜜饯组,从一个工人干起,每天重复一件事:拿一把几十斤重的大钢筛将那些浸泡在池里的蜜饯捞起来,晾干。对此,父亲毫无怨言。也许,对父亲而言,能与家人团圆,能分担母亲的重担,消化了这份辛苦。

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的。此后,脚踏实地、真材实料的父亲开始负责凉果的研制和开发,由父亲领头研制的“轮船牌相思梅”“低糖玫瑰李”“低糖化皮榄”等产品相继捧回来,成了全国、广东的一等奖。父亲的名气在县城也一下大了起来,有些私人老板慕名上门,邀请父亲当厂外技术指导。尽管家中不宽裕,可父亲丝毫不为金钱所动,他总说,是国家培养了他,就要把技术奉献给国家,不能拿技术去挣外快。

行动是最好的引领。回顾我的成长历程,父亲的志气、骨气、正气,父亲吃苦耐劳、一心为公的品格,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,不断校正着我的军旅之路。身教重于言教,这种感召难道不是一种大爱吗?

2004年,我的工作调到广州后,父亲与母亲从老家搬来和我住在一起,接送我儿子上学的重任便落在他身上。寒来暑往,父亲骑着单车载着儿子上学放学的身影一直烙印在我心里。感恩在心,不幸的是,2014年父亲回老家过年,因中风被送进了重症室,昏迷了12天,医生才从“死神”手里把他抢救过来,醒来时已落下了瘫痪,不仅语言无法正常表达,生活还无法自理。

看着躺在床上不动的父亲,多么想留下来尽孝。但当时,因为客观原因,我不能离开工作岗位。看我犹豫,父亲拉着我的手,用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说:“去吧,家里有你妈和你哥嫂呢!”拉着父亲的手,我眼睛一阵酸涩,却不敢正视他,扭头就走……

去年初,在床上躺了五年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尽管时光流逝,但他在我的心里,仍是一座山,我永远也读不尽他的坚韧、深沉、伟岸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 一版编辑:吴天奇
 一版美编:王晨同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